

安徽文艺出版社

风流名士

余凤高 / 编著

— 世 ◆ 界 ◆ 文 ◆ 豪 ◆ 情 ◆ 爱 ◆ 写 ◆ 真 —

◎ 爱的尴尬处境

◎ 『必需的』爱和『偶尔的』爱

◎ 真实的爱与幻想的爱

◎ 『恋爱中的女人』

—— 贝克尔

—— 萨特

—— 哈代

—— 劳伦斯

◎ 在爱的枷锁下挣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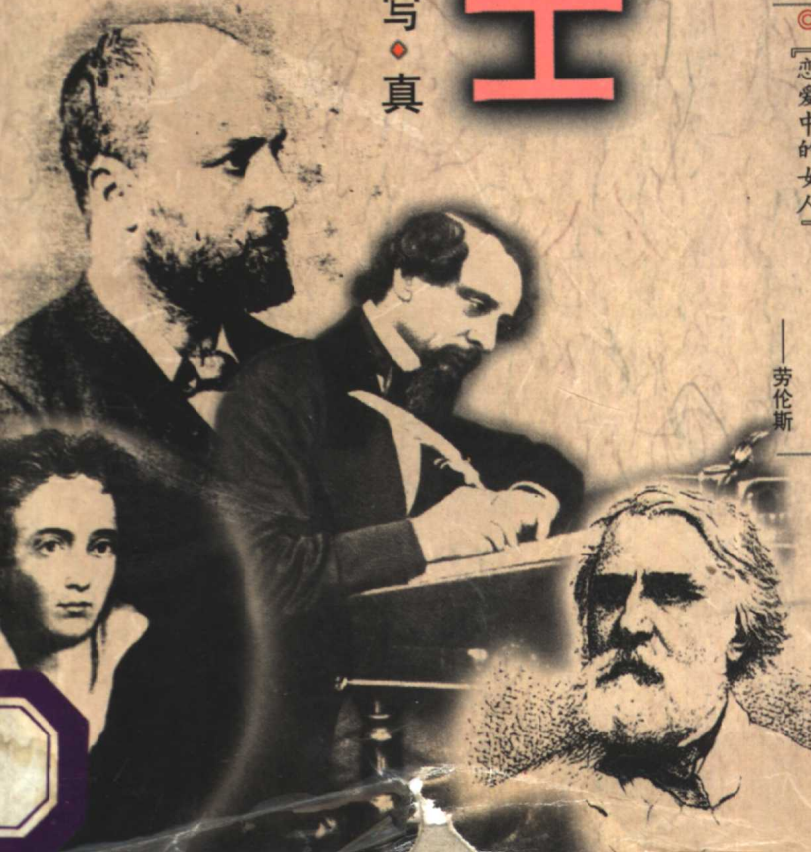
◎ 爱与移情

◎ 没有爱的爱

—— 毛姆

—— 菲茨杰拉德

—— 叶赛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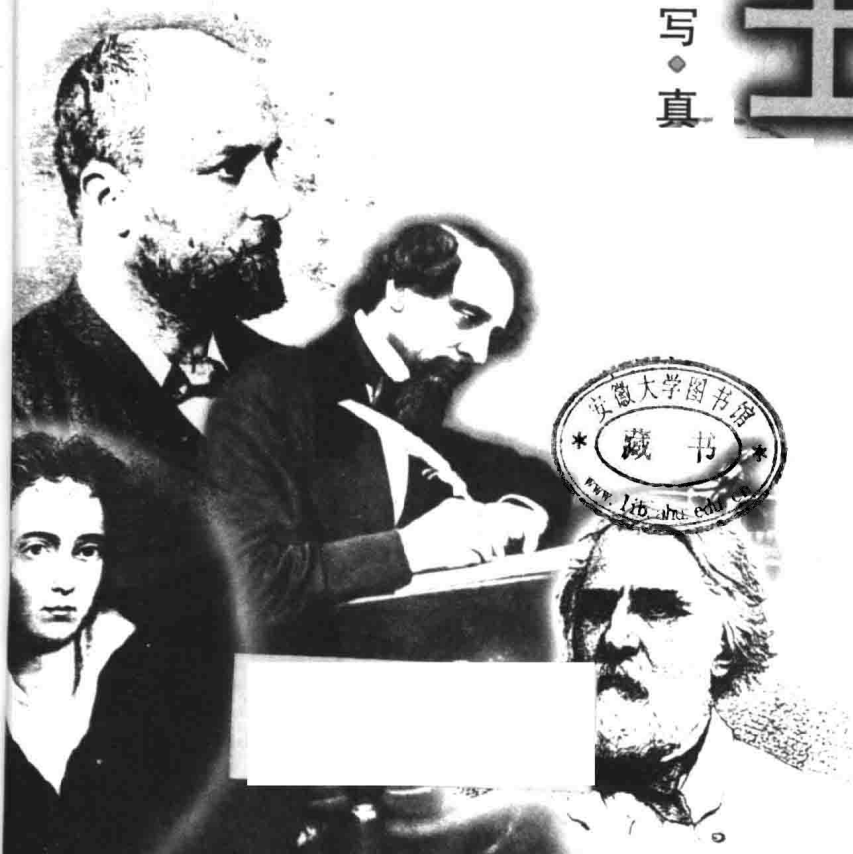


617499

余凤高 / 编著

风流名士

— 世◆界◆文◆豪◆情◆爱◆写◆真 —



安徽文艺出版社

风流名士——世界文豪情爱写真

余凤高 编著

责任编辑:徐海燕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381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行:安徽省新华书店

印刷:安徽新华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25

插页:2

字数:250,000

印数:5000

版次:1998年7月第1版 1998年7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1699-7/I·1582

定价:15.6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次

贝克特：爱的尴尬处境	1
○不可及的爱情 ○难以实现的结合 ○难以解脱的爱 ○关系尴尬的夫妻	
拜伦：爱的放荡与升华	19
○思恋得夜晚不能安睡 ○“雅典的少女，我爱你”	
○“认识他是危险的” ○“被女人包围了”	
狄更斯：现实中的爱与作品中的爱	38
○初恋惆怅 ○痛失玛丽 ○不幸夫妻	
○另觅新欢 ○至死亲情	
菲茨杰拉德：爱与移情	51
○两年的苦苦追求 ○一样的见异思迁	
○深重的爱情炼狱 ○最后的爱情闹剧	
歌德：爱的奇遇	68
○代写情书识甘泪卿 ○参加沙龙识施泰因夫人	
○拜访老友识明馨 ○温泉疗养识玛丽安娜	
哈代：真实的爱和幻想的爱	92
○“近似情人的情感” ○“死之前没有这样爱过她”。 ○“希望淫荡”	

2 风流名士——世界文豪情爱写真

- 海明威:爱的冒险 107
 ○初恋的隐痛 ○第一次婚姻 ○第二次婚姻
 ○第三次婚姻 ○第四次婚姻
- 雨果:浪漫情爱八十载 126
 ○幻想中的性爱 ○初恋阿黛尔 ○爱的再寻求
 ○情妇们
- 劳伦斯:恋爱中的女人 142
 ○初恋 ○分手 ○私奔 ○争吵
 ○他恋(……) ○终爱
-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早谢的爱情之花 163
 ○“伟大冒险的门槛” ○“乖戾的欲念把我抓
 住了” ○“只会偶尔相逢小路边” ○“最明智的方案”
- 毛姆:在爱的枷锁下挣扎 184
 ○最初的爱情 ○不朽的异性爱 ○无爱的婚姻
 ○终生的同性恋 ○亲密的女友
- 莫泊桑:“漂亮朋友”的爱情 198
 ○“诺曼底的公牛” ○“羊脂球” ○助他成功
 的夫人 ○友谊,还是爱情? ○奇特的情妇
- 马雅可夫斯基:只有爱才能救我 222
 ○“献给你,莉丽亚” ○分居和爱的荒漠 ○“只有
 伟大美好的爱情才能救我” ○最后一次的爱与死
- 萨特:“必需的”爱和“偶尔的”爱 236
 ○少年的梦想 ○两个西蒙娜 ○两个“你”创
 造出一个“我们” ○“二重唱”与“三重奏”
 ○不断的更替
- 德·萨德:性的快乐来源于痛苦的施予 252
 ○捆绑的婚姻 ○最初的风流 ○罗莎·基勒事
 件和马塞丑闻 ○创作“性小说” ○名声

乔治·桑:情人像作品一样的多	269
○斯特凡·德·格朗萨涅 ○奥瑞里安·德·赛兹	
○于勒·桑多 ○普罗斯佩·梅里美 ○阿尔弗	
雷德·德·缪塞 ○佩德罗·帕吉洛 ○米歇尔·德·	
布尔日 ○弗里德里克·肖邦	
索尔仁尼琴:爱的磨难与慰安	292
○“完全的无可挽回的爱” ○无法保持忠诚	
○三位热情的女友 ○一见倾心的魅力	
叶赛宁:没有爱的爱	307
○相爱过的女人 ○同居过的女人 ○结婚过	
的女人 ○伊莎多尔·邓肯 ○索菲亚·托尔斯泰娅	

贝克特：爱的尴尬处境



贝克特

以《等待戈多》而闻名的荒诞派戏剧代表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 Beckett), 真是一个十分奇特的人, 在他的身上似乎充满无穷的矛盾和怪癖。作为一位作家, 他作品中的人物往往都陷于各种残忍的与不同生理缺陷相依附的命运之中, 他们肢体残疾, 足脚畸形, 骺骨湿疹, 终日被困在住房、病室、疯人院或轮椅上, 或者过着低级下流

的生活：有的津津有味地啃食发黑的烤面包和发臭的奶酪；有的像公狗一样在垃圾堆里对一个有风湿病和腰肌痛的性别不明的人发淫；有的像基督徒似的，以胎儿或蹲厕的姿态静止地呆在那儿，自我忏悔……他的作品形式也与主人公短暂、无聊、对现实的不可思议相一致，许多词句啰唆冗长，连续不断的枯燥重复，令人感到昏昏然，为的是表现人物的孤独感和心灰意懒。而这一切全都很像贝克特本人。从196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不久在突尼斯拍下的一张照片上可以看出，贝克特的脸容显出古怪的病态，同样使人联想起他作品中陷入困难境地、肉体和精神上受尽折磨的人物。真是文如其人，看来，这些都不是没有原因的。如果看一下贝克特与女性之间的情感交往历程，人们不难发现，这位爱尔兰作家笔下的人物之所以会在尴尬的处境中显得古怪和对一切都无所谓，都是大有参照和理由的。

不可企及的爱情

爱尔兰的首都都柏林有良好的艺术环境，被称为“音乐之城”。由于人们对艺术的爱好，演剧、开音乐会、举行民间音乐节，不只是在正式的剧院和其他公共场所，甚至在许多家庭里也都习以为常。正是这种共同的爱好，使出生在这里的塞缪尔·贝克特得以与玛丽·曼宁(Mary Maning)相识并发展了友情。

贝克特的父母亲有一位终生的朋友苏珊·曼宁夫人，生有三个孩子，他们从小就与贝克特一家密切交往。曼宁夫人总是按时在家举办晚会，邀请贝克特、他的哥哥和与他同在三一学院求学的一些年龄相当的年轻人。曼宁夫人的小女儿玛丽·曼宁是一个怀有理想的编剧和演员。当玛丽和贝克特两人都参加了“戏剧联盟”这个小小的协会，定期在古老的孔雀剧场见面时，两人的感情

也就开始日渐增长。但是这种少年人的爱情萌芽，始终未能升华到深深相爱的程度。玛丽后来嫁给了美国律师和传记作家马克·德·沃尔夫·豪，一直住在波士顿。后来，她参与戏剧创作时，贝克特曾帮她修改过一个剧本；玛丽生下女儿时，贝克特也给她送去一份礼物，两人一直保持着童年时的纯洁的友情。

贝克特年轻时相貌清秀，姿态优雅，举止端庄。因此自1923年10月进了都柏林的三一学院后，就引得不少女学生的迷恋。尽管他在女性身边心中感到愉快而舒畅，但对她们热情，表面上总是做出毫不动心的样子。这种状态只对一个人发生过例外，可是他看中埃瑟娜·麦卡锡(Etherna MacCarthy)的又是什么呢？

埃瑟娜·麦卡锡的确算得上是一个非凡的女子，她追求自由自在、不受拘束，她对被某些相当有教养的年轻女子视作理所当然的限制根本不屑一顾，甚至故意以粗鲁的举止来公开对抗常规习俗。她在公共场合抽烟，穿红得耀眼、裁剪下流的时装，去宴会、酒吧和聚会时不要人伴随，最糟的是还厚着脸皮跑进男学生房间去抽烟、喝雪利酒。对这样的一个人，贝克特在三一学院的几年和以后一段时间都极其爱慕，为她写了好些爱情诗，其中一首叫“阿尔巴”，诗中的阿尔巴既是麦卡锡为原型的女主人公的名字，又有中世纪青年男子为他的情人吟唱“爱情俚歌”之意。这首十七行的诗篇所描述的无所顾忌的阿尔巴与深深爱她的贝拉奎，就暗示着麦卡锡与他自己的感情关系，表现了他对麦卡锡的忠诚。同时，他还把麦卡锡作为爱的对象写进另外两部小说中。

但贝克特的这段爱情罗曼司却是不幸的。

麦卡锡是一个大方的女子。因为在三一学院，她与贝克特及另外五个人都属同一个十分友好的小圈子人物，她同时也深知贝克特是多么需要和渴望她的感情。于是当贝克特总是像一只亲密的小狗跟着她转时，比贝克特大好几岁的麦卡锡也便把他当成是一头忠实的爱畜来对待他，默许或勉强同意与他保持一段短时期

的关系,但这仅仅是一个富有经验的年长的女子对一个年轻人的友爱态度。贝克特对这丝毫没有爱的回报的女性,所感到的自然只有深深的失望和痛苦。

贝克特还有一位非同寻常的密友南希·肯纳德(Nancy Cunard)。

南希长得高高的、瘦瘦的,脸孔像孩子一样的漂亮,臂上戴一对非洲人的手镯,全身也是非洲式的打扮,还喜爱搜集和向朋友炫耀她所收藏的非洲雕刻品。其实,除了个子高瘦、身材细长和美貌、蓝眼睛等外在的形体上相似,南希和贝克特两人在许多方面都不一样。南希精力充沛,似乎从来都不肯一直坐在那儿,总是为做不尽的社会事业和出版事务而奔忙。她说话断断续续的,动作始终极为有强度。贝克特恰恰相反,他简直是达到了静止的地步。他的说话就是一连串的叹息,仅是偶尔被几个耳语般的词组打断了的叹息。他的行动也非常缓慢,谁也不知道他曾经有过什么计划,但是他又确乎似在做他要做的事。——就是这么两个很不一样的人,却走到了同一条道路上。

贝克特1927年在三一学院获得学士学位之后,第二年来到巴黎,在位于乌尔姆街上的高等师范学校作了两年英语讲师。贝克特很喜欢巴黎,他认为:“二十年代的巴黎,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是个好地方。”确实,当时的巴黎,是文学实验和先锋派运动的世界中心,完全看不到在都柏林时他所常见的地区性的粗野风尚。在这里,通过他在三一学院的前辈托马斯·麦格里维,他很快就认识了不少文学界中的年轻人,其中一个便是南希·肯纳德。

1929年6月,由南希·肯纳德与英国作家理查德·奥尔丁顿经营的时代出版社发起百行以下表现时代主题的最佳诗作竞赛。贝克特听说这项竞赛时,离截止日期只有二十四个小时了。在麦格里维的怂恿下,贝克特根据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的生平,在旅馆里的三张信纸上,很悠闲地写出了九十八行的诗篇《镜子》。肯纳

德和奥尔丁顿读后深受感动，立即奖给他一千法郎，并于第二年仲夏出版了此诗的单行本。从此时起，出于对贝克特的天才的信任，南希尽可能帮助他在文学上建立声誉，还始终对他十分亲切和仁爱，特别是在旁人把他当成嘲笑对象的时候，成为他最强有力的保护人之一。贝克特对她也很有好感，他喜欢她的精神、胆识甚至她的气韵，还喜欢她的果断，她的独创性和她的坦率态度。她成了他一生中所遇见的能使他欣然跟着她去做他不想做的事和能劝说他去寻欢作乐的少数几个人之一。是南希，激励和推动他去参加社交，她坚持让他陪她走遍巴黎她常去之地。一次酒喝得特别醉时，音乐声响得很厉害，南希激动得发狂似地跳起舞，贝克特也跟着她待了一些时间后，终于塌了似地坐到一张周围全是空杯子和烟灰缸的桌子上，喊叫了一声：“天哪，我在这儿干什么呀！”南希·肯纳德与贝克特有这样的相伴活动，使他们的不少朋友都相信两人之间有爱情和性关系。但据认为，他们的关系确实是非性的，仍然仅仅是朋友。南希对于他并无这种意思，她有自己的情人——美国黑人爵士钢琴家亨利·克劳德。数十年来，贝克特与南希始终都只是忠实的朋友。

难以实现的结合

1928年夏，贝克特在巴黎任高等师范学校英语教师之前游览德国时，曾在姑母弗朗西斯·贝克特·辛克莱家住过一段时间。由于弗朗西斯放荡不羁的习气，又嫁给了一个犹太人，不合家庭的意愿，像是一个被家庭排挤出去的女儿。但是贝克特感到，姑妈全家都对他很有吸引力，特别是她的女儿，即他的表姐妹佩琪·辛克莱，格外使他迷恋。

佩琪·辛克莱(Peggy Sinclair)长得很漂亮。一对绿色的眼

睛,还总喜欢穿绿色的服装。她会用好几种语言开玩笑,又爱玩文字游戏。她个性固执、倔强而傲慢,行为不正统、爱风雅,以弹钢琴二重奏来调情是她的标准作法。她诱骗过不同国籍的不少来她家访问她和她们三姐妹的老实的男子。不过对她的表兄弟贝克特,佩琪是温和的,有时可以说是热情的。

佩琪第一次是怂恿贝克特弹钢琴,她自己坐在他旁边伴着唱。正当贝克特的情感被激发起来的时候,她却远远地跑到商店里买东西去了,让另一个男人陪她拿拎包。

贝克特完全被她俘虏了。在这么一个全身洋溢着无穷青春活力的女性面前,他已无能为力,变得不知所措了。

贝克特的家庭出身为新教教派胡格诺派,自己还受过新教的熏陶,他们一家对贝克特迷恋佩琪的事都不高兴。父亲态度不明朗,母亲狂怒不已,她说,塞姆太年轻,什么事都不认真考虑,特别是他对表姐妹的这种不应有的态度,何况佩琪的父亲又是一个犹太古董商的穷儿子,这种家庭从来没有过正规的宗教活动,与他们家不相配。但贝克特却不管这一切。

贝克特与辛克莱家一起,在波罗的海沿岸的一个娱乐小镇度他们一年一度的假期。夏天,按惯例是消遣阅读的季节。那天,佩琪噙着泪全神贯注于德国现代著名作家西奥多·冯塔纳的最佳小说《埃菲·布利斯特》。贝克特也读,但比佩琪超脱。埃菲因为不信基督教而断送了自己的婚姻,后来又因肺结核病发作被夺去了生命,完全与佩琪后来一样的命运。佩琪为此深深感到痛苦和流泪。就在那些日子里,贝克特跟她进行了深深的感情交流,还与她嬉戏,吻抱,并发生了性关系。三十年后,贝克特在他的最富自传性质的著作《克拉普最后的录音带》中曾对此作过细致的描述。

一年多后,贝克特感到佩琪情绪很急躁。她从一处搬到另一处,似乎从来没有静止下来可以与他交往,却又为他与她疏远,有隔阂而生气。贝克特并不清楚她这么烦躁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太

迷恋她了，感情上无法脱离开她。但佩琪的感情又似乎是交替不定的，一时间她对贝克特充溢着热烈的情感，一时间又转了他人，似乎又愿意委身于一位德国青年；一时间与贝克特发生性关系，同时又表示他们的关系没有发展的希望。

佩琪父母的态度与贝克特的父母不一样。几年来，他们对贝克特有很好的了解，贝克特已经像是成了他们的另一个孩子。特别是姑妈，在贝克特小时，就对他的天才极为相信，是她第一个告诉他，只要他献身于自己所热衷的工作，他会成为一个作家。她对女儿和侄儿的关系，考虑得十分周到，用心深远，她丝毫不贬损他的父母，又能耐心倾听他发泄心中对父母的怨恨并加以抚慰。在贝克特与佩琪相互倾心时，她是感到耽忧的，但当他们的罗曼司趋于破灭时，她又愿意他们待以时日，任凭自然地发展，可惜自然不作美，使这段爱情终久无法实现。

1931年，佩琪显得精神十分倦怠，她已在发烧，往日生气勃勃的美只剩下一丝淡淡的影子。好多医生都诊断此病是疲劳引起的，建议要有充分的休息、有益的食物和高山的空气，全家人也都希望相信是这个原因，祈祷可不要是肺结核。不幸的是，佩琪患的恰恰是肺结核。病情拖了两年，1933年5月，佩琪在平静的睡眠中死去。这消息很使贝克特震惊。他清楚记得，仅仅一个星期前，他还跟佩琪说，好好休息，有充分的阳光，一定会完全治好肺结核。同时，他还得知，佩琪在死之前，很高兴地与那位德国青年订了婚，因此，她与贝克特的关系，长时期来一直都仅仅是表兄妹之间相互喜欢而已。贝克特对佩琪的感情是难以忘怀的，他后来把她作为斯梅拉琴纳·利玛和斯梅莉的原型，写进了他的第一部小说《普通女子的美梦》和1933年出版的《多踢少刺》中。

难以摆脱的爱

贝克特是在1928年的10月从德国来到巴黎的。在文人的交往中,特别使他欣慰的是,来到巴黎第一个月,就认识了当时在巴黎的文学大家,八年前来到这里的同胞詹姆斯·乔伊斯,和在他周围的一个小圈子,很快就被人们称为“小乔伊斯”,他为这位已经近乎失明的作家在完成《为芬尼根守灵》时搜集资料,乔伊斯对他的写作,也有很多帮助。

就在与乔伊斯相见的那天晚上,贝克特同时还被介绍给了乔伊斯的女儿露西娅(Lucia Joyce)以及她的母亲、还有她的兄弟。当时在场的有很多年轻的女性,爱尔兰的,美国的,法国的,但贝克特觉得露西娅是最引人注目的。露西娅身材苗条,优美雅致,头发乌黑,蓝色的眼睛明亮而有光泽,只是下颏有一个小小的瘢痕。她这年二十二岁,比贝克特小一岁,两人都处在感情容易起变化的时期。贝克特对自己在巴黎遇到的女性,特别是乔伊斯身边的女性,很奇怪的,总是感到有点局促不安、缺乏信心。露西娅与男性一起时,也感到局促不安,不过她是急切地要寻求一种参与,并始终将这一行动与真心实意的结合联在一起。

作为乔伊斯的女儿,露西娅的生活,从来没有安静过,因为她的家庭从都柏林迁到巴黎,又迁到意大利的里雅斯特,再迁到瑞士的苏黎世,最后仍回巴黎。这不但影响她的受教育,也影响到她的交朋友。她学过绘画,学过唱歌,甚至还学过几种舞蹈,但什么都没有成功,终于放弃。露西娅在巴黎没有自己的朋友,一般与她有点友谊的人,首先是她父亲的朋友。因为她早年起,就习惯于晚上与父母、兄弟和父亲的朋友一起用餐,所以她所结交的总是一些年轻已婚的女人及其家庭,或者为使自己成名而奔走的女人,没有一

个年龄与经历跟她相仿的年轻未婚女子。因此，她性格总是有些孤僻。另外，她有一只眼睛生来就偏视，做过矫正手术未能成功，这一生理缺陷使她深感苦恼。如今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她为自己的容貌所感到的痛苦更加强烈。她的追求联姻的动机使她把自己的感情紧紧地系在贝克特的身上。但是很长的时间里，贝克特都没有觉察到露西娅对他的这一态度。乔伊斯圈子里的一些人认为，贝克特是故意不理睬露西娅，而希望她对他的迷恋自动冷却，以免影响到他与她父亲的关系，因为他一直追随乔伊斯，完全忠诚于他，把他看作是自己精神上和感情上的父亲。但是他又耽心，如果使露西娅不高兴或者让她生气，会使自己失去乔伊斯，因为乔伊斯很爱他的女儿，露西娅从他那儿得到比从母亲诺拉那儿得到多得的温暖。这些考虑使贝克特的感情受到了阻滞。

不久，贝克特也觉得露西娅是一个颇有魅力的年轻女性。但贝克特发现，每当他在身边时，她的行动举止就有些紧张，并且过于活跃，往往显得天真可笑。她的思维是跳跃式的，无关联地从一个想法跳到另一个想法，说些轻佻、古怪的俏皮话。贝克特觉得，她的精神已经有些不正常。但露西娅对他仍是很执着。

露西娅喜欢看着她父亲与贝克特作长时间的交谈，因为这就意味着她有机会见到贝克特。偶尔，当她的这种求爱之情表现得过于明显时，贝克特便邀请她去剧院，去吃饭或者去舞会。通常，他都邀请其他的人一起去，以免露西娅表现出强烈的情感，因为露西娅说话总是率直得令人窘困。一年多以后，到了1931年春，露西娅甚至明显有了结婚的意向。每次贝克特去乔伊斯的公寓时，露西娅总是在门口迎接他，并把他拦住；贝克特只好设法脱身，又慌乱又为难地走进乔伊斯的房间。

露西娅对父亲没有感情上的秘密，她把一切都告诉了父亲。乔伊斯觉得女儿与其他几个男人的关系确实都不合适，他乐意她爱上了贝克特，而且希望她的这个问题会马上得到解决，确立她与

一个男人的永久关系，——而这，在他看来，对几乎已经成为他儿子的贝克特是最理想的。但是在贝克特方面，却害怕露西娅这种热烈的情感爆炸，反而会破坏他与她父亲的关系；露西娅确实不是一个没有吸引力的女性，而且他也高兴看到这位乔伊斯的女儿对他感兴趣。但是这种想法立刻又被另一种出于真心的恐惧感所取代：他一直把她当作妹妹来尊重的这个人竟感到他对她在性方面有吸引力。于是，他觉得，她对他的情感便几乎是属于乱伦了。因此，他希望她对他的这种感情会像她以前对其他男人的感情那样，最终会淡忘下去直至消失。

五月，露西娅请贝克特去卢森堡公园对面他们从前与她父亲去过的一家意大利小餐馆吃饭。贝克特不想单独与她一起，就说服他的朋友乔治·皮洛逊同去。他们在餐馆外面等露西娅，看着她一面走近，一面对着贝克特甜美地笑。可是当她发现贝克特还请了皮洛逊同来参加时，全身立刻微微一颤，脸色沉了下来。最后她静定了自己的情绪，听凭贝克特和皮洛逊两人伴随她进了餐馆。贝克特很周到地让她在凳子上坐好，自己坐在对面皮洛逊旁边的一张椅子上。进餐时是一片寂默，露西娅眼睛一直盯着空中，只偶尔地随意将一小口食物送进嘴里。她的唇膏涂得浓淡不匀，睫毛油抹得一塌糊涂，原来梳得很仔细的头发也显得很乱，像一个逃离大雨的时装模特儿。好不容易吃好饭，她慢慢地立了起来，像是神态恍惚，离开餐馆来到街上走了。贝克特和皮洛逊两人都觉得很尴尬，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竭力不再提起这次午餐，对露西娅不作任何解释和道歉，根本像没有发生过什么事。到了后来，他才不得不告诉露西娅，他到公寓来仅仅是去看她的父亲，以后不再去看她了。露西娅先是神态显出反常，随后她克制了自己。她的父亲看出了女儿的神态。耽心她会出什么事。诺拉对贝克特狂怒不已，谴责他在引诱露西娅，用虚伪的情感和言词来迎合她的情感；乔伊斯以冰冷的语调通知贝克特先生，他不再在他家或者有他在场的

地方欢迎他。

1932年2月，乔伊斯生日那天，露西娅与她母亲发生了口角之后，第一次精神失常，住进了一家疗养院，第二年又被送到瑞士的一家诊所诊治，但一直没有真正恢复过，尽是说些疯话，谬称他父亲身边的那些年轻人诱奸了她。1935年，她独自一人前往伦敦旅行，三月底给当时也在伦敦的贝克特寄去一张便条，请他在格罗夫纳广场与她见面，说立即见到他对她来说是多么的重要。但是贝克特一直深深记得，是她导致了他和她父亲决裂，他不想再使乔伊斯生气，于是，没有给露西娅回信，他甚至绕道避免遇到她。固执的露西娅又打电话到贝克特在伦敦盖特鲁德街34号的住处，但住宅管家一直说贝克特已经外出，这样持续了好几个月，露西娅终于倦于纠缠了。

乔伊斯后来与贝克特恢复了友好。乔伊斯去世后，特别是1941年起，出于职责，贝克特定期去巴黎东南部塞纳河畔的伊夫里去看望长期在那儿养病的露西娅。后来，他觉得自己这样做对她也是有害的，因为这使她抱着一种永远无法实现的希望，以往每次他去看过她后，她的病情总会出现一段不良的周期。如此持续了差不多两年，他就不再去看了。

迟迟到来的婚姻

贝克特在青年时代中接触并保持过相当关系的女性还有一些，但感情的发展也都并不顺利，直到遇见苏珊，才最终与她获得终生的结合。只是尽管两人的相识颇有些传奇色彩，其关系仍同样很不自然，很不舒坦，一直都很尴尬。

贝克特1930年离开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回爱尔兰任三一学院的法语讲师，教到第二年底，便辞职去英、法、德、意等国旅游，到